

春节的别样滋味

□陈 慧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有团圆的喜悦,有想家的乡愁,有美食的诱惑,有真诚的祝福。对于春节,每个人都有太多的回忆,凝结了太多的情感。在我的记忆中,春节除了团圆和喜悦之外,还有一些酸甜苦辣的别样滋味。

记得大学毕业那年冬天,我在远离家乡的一家报社做编辑。因为春节期间报纸不停刊,所以需要安排人员值班,我自告奋勇要求值除夕那天的夜班。我提前好几天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春节要值班的事,以及过年就不回去了。父母知道后虽然有些失望,但是表示理解和支持。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独立了,很为自己

骄傲。

除夕那天晚上,在报社食堂跟同事一起吃过团圆饭,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我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想象家人们围在一起包饺子、吃团圆饭的场景,内心的思念和牵挂越来越强烈。那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与家里联系一次颇费周折,除夕也没法跟家人通电话,心里的孤独感和漂泊感越来越浓,看着窗外暗沉沉的夜,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这是我第一次在春节感到酸楚的味道。

当然,春节更多的还是甜蜜的味道。我的老家信阳,每到春节时吃一种传统糕点,有长条的、尖角的等各种形状,外面沾满了

糖。走亲戚的时候,糕点用一张牛皮纸裹着,上面覆一层印着“福”字的红纸,再用绳子系好,是人们拜年时很重要的一份礼品。小时候盼着过春节,糕点也是盼望的理由之一,因为只有过春节时才能吃到。那种甜甜的滋味,真是沁人心脾,让人多少天也忘不了。

去亲戚家拜年时,首先端上桌的是一碗“鸡蛋茶”,就是加了糖的荷包蛋。这一大碗“鸡蛋茶”,常常是吃不完的,但这是家乡的待客之道,表示主人很热情和慷慨。如今,这些习俗虽然已有所改变,但是春节时喜气洋洋、甜甜蜜蜜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情一直没变。

春节也有春节的苦恼。参加

工作以后,我常年居住在外地,与老家的亲戚由于不经常走动,很多都不太熟悉了。春节回家时,有时会闹出一些笑话。如果叫错了亲戚的名字,或者搞错了称呼,甚至弄错了辈分,就会被人哄笑一阵,自己也闹个大红脸,尴尬不已。因此,春节走亲戚时,最好跟长辈一起,他们让叫什么,我就叫什么,记不清名字的先问问长辈,不随意开口,也免了许多烦恼。

春节走亲访友、团圆聚会,酒是少不了的。宴席之上,酒风也因人而异,有的人豪爽大气,有的人诚恳真挚,有的人低调内敛,有的人谦和稳重。一桌宴席,人情世故、人间冷暖,在推杯换盏之中,也能感受一二。信阳有吃腊肉的习惯,春节时家家户户的院

子里、阳台上,都晒着一串串腊肉、腊肠,还有鸡和鱼,用盐腌好,吃的时候得提前拿出来泡一泡。一串串干辣椒、腌菜等,也挂在外面,远远看去,红红绿绿的。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能感到那种热热闹闹的人间烟火气。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是一年的结束,也是新年的开始。辞旧迎新、迎祥纳福,是一种仪式感,更凝聚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酸甜苦辣,万般滋味,皆是生活。

冬天已到尽头,春天就在眼前。好好过个年,让我们以全新的心情和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春日暖阳吧!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人民医院)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时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当小孩为一件事情慌慌张张地行动时,旁边的大人就会调侃说:“看你慌张得跟拾炮似的。”

人们说的拾炮,是指鞭炮,不含贬义,只不过是形容出手过于快速,不够稳妥罢了。说起“炮”字,不由得让我回到儿时过春节的情景中去。那时的我们爱热闹,对放炮、拾炮情有独钟。特别是拾炮,觉得比放炮更有意思。听到炮声,约上穿着新衣裳的同龄小伙伴,跑了东家跑西家,满村庄乱窜,把欢声笑语抛洒得到处都是,仿佛春节是因为有了我们欢乐无比的笑声才如此丰富多彩的。

那时的乡村,生活普遍贫困。但要过春节了,即便是手头再紧巴,人们也会千方百计地买一挂鞭炮。据老人说,春节放鞭炮可以驱邪避煞、展示财富、祈福求子、摆脱旧岁,为甜蜜的年味儿增添更加浓郁的氛围。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鞭炮有的是100头、300头、500头一挂的,有的是1000头、5000头一挂的。每个鞭炮,都分别由红纸、蓝纸、黄纸包裹得瓷瓷实实,挂挂脆响,声声悦耳。长挂鞭炮中间还夹杂着“大雷子”,在燃放过程中,会不时传出一声特别大的声响,尤其是鞭炮末端的“大雷子”,响声更是振聋发聩。千百年来,鞭炮始终和春节不弃不离、形影相随、难分难舍。春节燃放鞭炮,好像是节日里人们的必修课。乡下人曾这样说,春节不放鞭炮,哪像过年的样子,哪还有年味儿?因此,人们到闹市里赶年集,返回时都不会忘记购买几挂鞭炮回家。生活用品虽然可以少买一两样,但是鞭炮是必买之物。购买鞭炮,与包饺子同等重要。

我家的堂屋坐东朝西,房后偏北是几间牛屋,房后正东约50米处是生产队垫牛圈用的土堆,像小山一样高。这土堆是从寨河沟里清理出来的淤泥,晾晒后堆积起来的,够一冬一春垫牛圈用。大年初一凌晨,我们像早就约好了似的,拿一截经草木灰沅过的,一头点着了的麻秆,汇聚到这个大土堆的上部,燃放各自带来的鞭炮。鞭炮的火花,恰似夜空中明亮的星星,在响声中闪闪发光,把新年的天空映照得扑朔迷离,让人眼花缭乱。胆子小的孩子,会将鞭炮绑在长竹竿上挑着放。这边放罢,那边又点着,火光相连,烟雾缭绕。挂挂鞭炮,宛若条条长龙,腾云驾雾,声音响彻云霄,令人心潮澎湃。我想象着,此时的祖国大地,可能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迎接新年的。

拾炮,是大年初一早上吃过饺子以后的事情了。搁下碗筷,小孩们除了到亲戚家拜年,衣服兜里塞满了熟花生、红枣、糖块、核桃,挣压岁钱外,主要就是拾没有燃放的“哑炮”了。哪里鞭炮声,哪里就有我们奔忙的脚步,就有我们矫健的身影,就有我们的欢笑声。那时候,虽然鞭炮外面包裹了一层结实的红色油蜡纸,但是通过屡次移动,里面难免有脱落了捻头的鞭炮。成挂的鞭炮燃放时,它们就会自然掉地,不再炸响,成了名副其实的“哑炮”。

过年了,每家院子里都有一大片鞭炮炸碎的红纸,表示吉祥如意。红纸下,往往藏着有“哑炮”。我们按图索骥,将眼睛睁得大大的,一遍遍仔细寻找,生怕错过了点蛛丝马迹。

拾到了“哑炮”,我们就让其以别样的形式燃放。我们把“哑炮”掰为两段,用指甲剥去炮纸,等土灰色的药面露出来。要么一人将那两段分开放在地上,用火点着了对着吡花,要么两个人各捏一段对着吡,看哪一段的火药威力更猛。有的鞭炮的捻子只是少了一截,再单个燃放时得快速扔出去,否则就会把手指头震得麻木。有的小孩干脆直接把鞭炮放在地上,一点着赶快跑开。玩“哑炮”时,大人们生怕伤着小孩的手和脸,都会不厌其烦地叮嘱孩子注意安全。

春节燃放鞭炮,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许。一连几天,喜庆的鞭炮声,在辽远的高空中滚动,把新年的气氛渲染到了淋漓尽致

的程度。

我们小时候的春节,就是在放炮和拾炮中度过的。心灵纯洁的我们,不仅期盼春节能够吃上大鱼大肉和白面馍馍,还期盼着放鞭炮。

我无法忘记儿时欢度春节燃放鞭炮的声音,无法忘记拾炮时的情景。春节里燃放鞭炮,年味儿不仅显得浓郁,还有一种天地回春的感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骨科医院)

放炮和拾炮

□刘传俊

过年趣事

□张 晶

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已到“不惑之年”,再回忆起儿时的春节,那可真是其乐融融、回味无穷。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年到了春节,孩子们就高高兴兴的,嘴里念着童谣:“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辞旧迎新,家家户户开始打扫卫生,所有人都变得繁忙起来。那时候,因为年龄小,还干不了重活儿,妈妈让我和妹妹擦玻璃和整理自己的房间。

北方天气寒冷,擦玻璃时手冻得厉害,妈妈就先给我们烧一盆热水,让我们用热毛巾擦一遍,随后用干毛巾或废旧的衣服再擦一遍。我和妹妹将玻璃擦得透明光亮,抽屉里也整理得整整齐齐,书桌上摆放得井井有条。

小时候,没有手机和电脑。一放寒假,一群小伙伴们在巷子里玩捉迷藏,盼望着新年早点儿到来。过年前,少不了买新衣服和小零食,父母会带我们去县城买新衣服和零食。集市上,街道两旁的梧桐树间系着很多绳子,支起一个个货架,挂满各式各样的衣服,桌子上摆着各种年货,琳琅满目。逛了大半天,父母

再给我们买点小吃,下午高高兴兴地回家。

在我们村,过年宰猪是风俗,家中养的猪,差不多一年,过年都要宰了。大人常说:“能穷一年,不穷一节。”意思是说过年饭菜一定要丰盛。提起宰猪,小孩们就喜欢看热闹,站在大锅旁,把宰猪的过程看得明明白白。

更叫人忙得不可停歇的是写春联。那时候,市场上还不卖成品春联。因为我的父亲会写春联,所以大部分村民都将红纸送我家,让父亲给他们写春联。我和妹妹也会帮忙,父亲把纸折好,我们沿着折痕把纸裁开。开始写春联了,我拽着纸的上缘,随着父亲的笔迹缓缓移动,生怕墨汁乱流,嘴里还念着父亲写的春联,不时地问问父亲不认识的字怎么读。

不一会儿,院子里、房间里摆的都是写好的春联,等春联晾干后,我和妹妹将一幅幅春联卷好,再在上面写上名字。有的村民取走了,有的村民忙得没时间取,我和妹妹就给他们送到家里。

到了除夕,我和妹妹把奶奶剪的窗花贴在窗户上,大门上贴上父亲写的春联,最后把院子打扫一遍。大年夜,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大人们坐一桌,小孩们坐一桌。开饭前,爷爷会对去年进行总结,再制订新一年的计划。每年爷爷都把遵纪守法、堂堂正正做人 and 安全出行作为重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语重心长。

零点的钟声敲响,村庄里阵阵鞭炮声划破长空。大年初一一早,我们穿上新衣服,跟着大人们去拜年。大年初二,父亲骑自行车带我们去外婆家。

小时候过春节很幸福,还可以看舞狮子、扭秧歌、踩高跷……如今,那满载着童年欢乐的春节将永存脑海,成为难忘的回忆。

童年的往事历历在目,让人难忘,同时也给予我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一路走来,虽然青春逝去,但是初心不改!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

年味儿

□李河新

一觉醒来,推开门,寒风刺骨。增发哥打来电话,邀请我一起去徐营赶集。

难得今天阳光灿烂,穿过石庙王的街道,犬吠、鸡叫、鸟鸣,以及杀猪、宰羊的声音,逼近耳膜,已让人感到年的味道了。老人们在村东头围着火盆闲聊着,女人们披着霞光,冲进厨房,各家各户灶膛里的干柴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熨得整个乡村都热腾腾的。

“三儿呀,回家了!”白大娘焦急地呼唤着打工归来的孩子。“娘,我回来了。”儿子扛着行李,拉着母亲粗糙的手一路小跑。过年最开心的就是女人们,因为男人们回来了,家里就团圆了。辛苦一年的女人们,把头发收拾得干干净净,再贴一片面膜,脸仿佛也舒展了。

灶上大锅里蒸的有豆包、肉包、红枣包,还有很多村民做豆腐、蒸花馍、炸丸子……这些烦琐的事务,将腊月填充得满满的,容不得任何人偷懒。

白婶家地上的炉子,水气泱泱,咕噜咕噜地往外冒着香气,原来里面炖了一只大白

鹅。谙知饮食养生的村里人,将新春的美食盛宴演绎得淋漓尽致。

徐营的集市上,有买鸡鸭的,有卖鱼的,莲菜、蒜苗、豆腐等应有尽有。熟人见面,互相打着招呼。买春联的人络绎不绝。

贴春联、请门神、选年画、剪窗花、添新衣、置糖果、理发等春节习俗,在村里一个也不能少。尤其是我居住的村子,贴春联的寓意和范围,远远超过了城市。在徐大妈家里,除了在大门和小门上贴春联,就连院落的树木、猪圈、鸡舍,甚至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都要贴上“满园春光”“猪羊满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抬头见喜”“槽头兴旺”“出行平安”,以及大小不等的“福”字,以表达纳新祈福的美好愿望。

沙河的水静静地流淌着,乡愁若有若无。在城市的远方,填成一阕清词,收藏岁末的最后一缕阳光,从送行的站台和离别的渡口,与熙熙攘攘的人流一起出发,投向乡村的怀抱……

“爹,我给您买的羽绒服,您穿上合适吗?”

“孩儿他爹,快尝尝捞面条,这是今年地里的新麦子。”殷勤的女人们脸上喜气洋洋,一扫往日的疲惫。

“孩子学习还好吧!”在外漂泊一年的男人们牵挂着家,他们出去打工就是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沙河的南岸,种了桃树、杏树、石榴树,这是留守在家的女人们亲手栽的,守候着在外打工的亲人。

中午,老根哥请我去他家吃捞面条。捞面条特别筋道,再放点红红的辣椒油,吃起来绵香可口,最后再喝半碗面汤,打个饱嗝,惬意安然。

下午,疾控中心的领导和同事来村里慰问了,带来了米、面、油。他们和村干部一起慰问村里的大病户、突发困难户、低保户,随便走进一家院子,都能感到浓浓的年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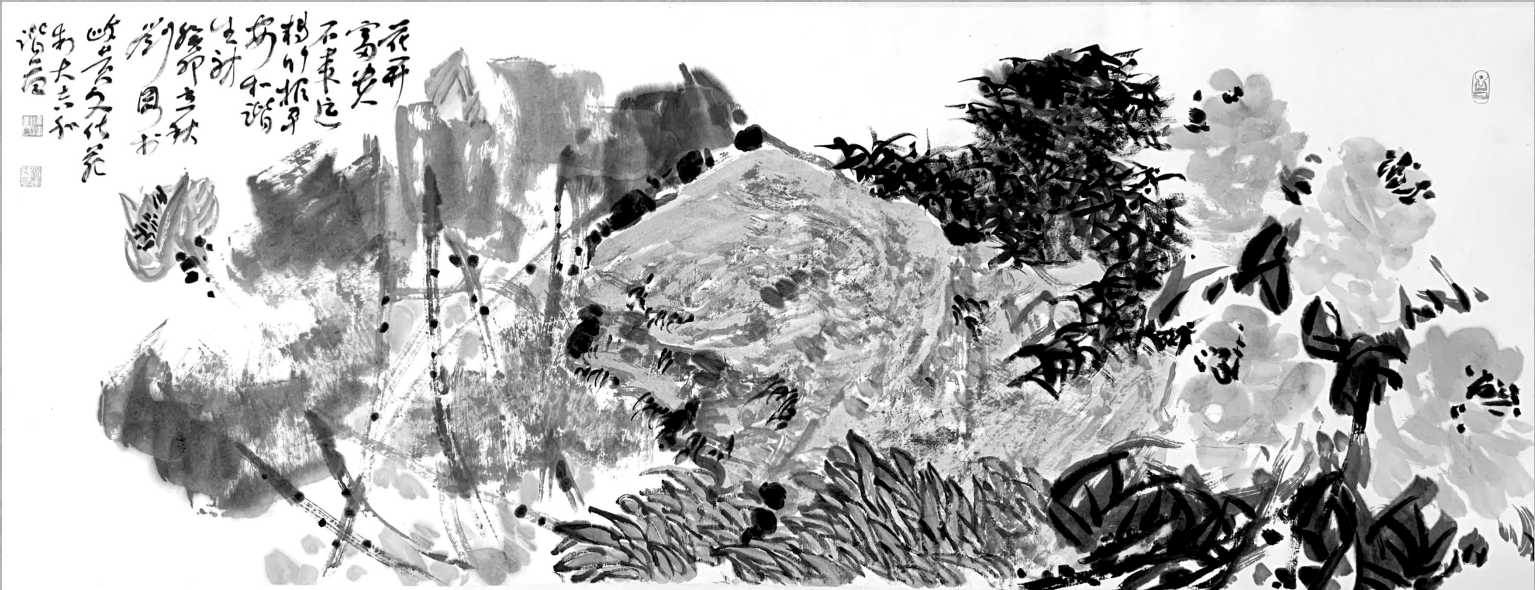
徐四哥的院子,显然已经清扫过了,东西摆放得有条不紊。才过去一年,大刚的头发已经花白,因为母亲离世让他感到了人间的悲苦。

周末准备回市里,增发哥搂着我我说:“真想让你天天在村里,几天不见就很想念。”脱贫户天晓说:“新哥,你带点儿家里的萝卜,回家包饺子吃。”

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生命需要的,永远是关爱、温暖,是那些无法预知的感动,是那些细小的呢喃。在这个春天,桃花朵朵,杏花艳艳,还有门扉吐冒的梨花,装扮这小小山村,让乡村的父老乡亲们过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年。

(作者为河南省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鲁山县辛集乡白村第一书记)

本版图片均由李歌制作



花开富贵 刘 刚/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新密市中医院)